



湿人甲 仙境钱湖

西江月·钱湖

恋恋不觉向暮，
悠悠仙境钱湖，
曾为燕乐唱沉浮，
今始卿卿陈诉。

残月蝙蝠碌碌，
自由弗羨凡俗，
酒阑笑不辩羁途，
醉眼人间归宿。

喝火令·钱湖畔

向晚晴如旧，
沉沉水色深，
落霞红日有归心。
尤待少时清梦，
经岁可追寻。

寂寂远山卧，
钱湖阔又平，
问君何处觅知音？
畔有五柳，
畔有草庐亭。
畔有鹭闲独立，
静静盼卿卿。

长相思·钱湖红

落日红，
暮色红。
红透三千弱水中，
钱湖醉意浓。

水重重，
雾重重。
雾煮轻舟一钓翁，
泰然装在胸。

八声甘州·钱湖秋日

望漠漠钱湖烟笼天穹，
一叶坠深秋。
昨梧桐疏雨，
声声零落，
滴滴含羞。
此间相思正紧，
更衰芦瘦柳。
但闻南归雁，
丝管啾啾。

可堪红日西斜，
念故乡杳杳，
归期难酬。
望青山迢迢，
华年不觉流。
思高堂老屋倚伫，

梦几回、棹歌催兰舟。
谁同我，
凭阑干处，
望断高楼？！

定风波·钱湖暮渔

敢问何来飞棹声？
渔家无语水低吟。
子影悠悠船头立，
楫笔，
一竿微浪画平生。

沉醉烟霞孰愿醒？
人境，
喧嚣深处有远心。
对饮千杯思范蠡，
随喜，
也邀明月也邀卿。

洞仙歌·钱湖冬夜

枯芦摇曳，
渐轻风微卷。
颇似嚶嚶有嗟叹。
夜朦胧，
数点星斗悬天，
人难寐，
浊酒三杯魂断。

向来携玉手，
闲步钱湖，
但见长庚耀河汉。
敢问夜如何？
夜已更阑，
清波静、经寒不乱。
岂须在蓬莱做神仙？
看风月无边，
笑谈斗转。

踏沙行·钱湖古渡

云遮钱湖，
草掩古渡。
青山望尽无穷处。
可堪孤舟枕冬眠，
断鸿声里啾啾诉。

风寄梅香，
鱼衔尺牍。
此情几度无重数。
一泓幸得连长天，
为伊雕砌千秋埠。

朗诵者：王家林



可欣赏朗诵
扫描二维码

推荐榜



瑜语

在川藏南线
一路飞翔



三代怒江大桥 摄影 小行



何良京

伟人百年前的
梦想……



楼伟华

骨哨——
竹筒巷故事之八



周东旭

从三官堂说起



陶鹏

外教叶琳娜

幸福年 怀念梧桐

梧桐，又叫悬铃木。原产中国南方，因始栽种于旧中国上海之法租界内，被称为洋桐，或直接称之为法国梧桐，谬误也。

梧桐走出深山老林后，因其生长速度快，树冠大，下干直而上干分枝多而广受欢迎，被各个城市引种为行道树。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大城市的大小道路旁种的都是梧桐，如今到南京的长江路，国民政府总统府前那两个合抱粗的梧桐，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宁波也不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大街小巷广植梧桐，中山路、解放路、百丈路、横河街、和义路等处都有合抱粗的梧桐。尤其是公园路，粗大的梧桐从两侧二层楼的老式木质楼房中拔地而起，下面的根把上街沿钻得支离破碎，上面的枝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勾联在一起，遮天蔽日，站在路中间望去，俨然是一道绿色的穹庐。夏天，阳光只能透过铜钱般的间隙洒落地上，斑斑驳驳，无精打采的，不大不小的穿堂风却不时飘过，给人一阵阵的舒适凉意。梧桐让整个城市绿意盎然、古朴深沉。

梧桐仿佛也懂人情，在人们需要阳光的时候，便提前卸下了似手掌般宽大的叶子，让虬龙般的枝桠直面苍天。冬天来临，太阳不再有任何阻挡，照在门板上、窗台上，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感觉真好。

不知不觉中，城市旧貌换了新颜，老树也换了新树，梧桐不见了，代之以香樟、杜英，满眼的绿，一年四季的绿，一年四季的春。也是，人家嫌你长得快，人行道常常被你挤坏；嫌你要落叶，冬天太萧条，扫地添麻烦；嫌你花絮到处飞，伤害呼吸道。还是樟树好，四季绿油油又不生虫。可是我们还是想念梧桐，想起它春是春萌，夏是夏姿，秋是秋韵，冬是冬景，四季分明；想起在梧桐树下避日躲雨的时光，想起梧桐果掉落在头上、梧桐叶飘过肩膀时，会心一笑的景象。

想起那句“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吉语，想像满城的梧桐，满城的飞禽，梧桐树下的创业者，整个城市充满生机活力的样子，心里便充满了挂念。

城市的管理者，能不能让我们在这座城的某条街再见那风情万种的梧桐树？

